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涓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涓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為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涓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涓

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涓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涓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為好者蓋寡矣。涓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涓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涓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日師謂涓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涓曰是小
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
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
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
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
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
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
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
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
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
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
約於至純。此則涓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
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涓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涓言於終篇涓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蹊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涓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涓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涓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糝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涓言或氏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瑞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騫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圍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

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子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夕是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搯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

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奧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過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筥而後已。以爲是

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加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得。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代

就戡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授其不便之後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借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命董填推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
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
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
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
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
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
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
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
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
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
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
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
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
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
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塹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適有減今於溝塹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腹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賊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囚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帷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
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
今 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
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敘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旣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
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
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
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
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
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
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壩岸焚殆盡
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
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
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
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
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旣往而戒將來一也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

以水道叅將薦於

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淞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王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
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部七百人無一死者
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
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
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
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
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
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
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
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
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
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玉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
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
駮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幸
且悉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
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
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
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惟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
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
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卒樂爲之死而君
又多馳射劔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
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
常策馬馳祿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
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
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纖媚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
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
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駟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
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
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
邇來居士沈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塵
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
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掉扁舟入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
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
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
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
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
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
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杼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
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
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
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
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
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
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
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
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菴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見女干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年今總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
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
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
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
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
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事
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
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婉鏗鏘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
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
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
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剽其華
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
窮理者起而抹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
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
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萋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後不長文集 卷二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
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
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
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
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
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
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
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
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
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
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
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
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
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
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姚岩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旣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
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旣去於孔雀
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譎附及
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
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
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
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

求而自贈者亦爾

景陵丞妻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
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
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
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
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
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
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
滅暴秦而定天下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
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不鑄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鑄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鯨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匡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

俶末身不集 卷三
三
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鶩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章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摹畫有生韻憤惋沈壯直逼史

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岍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劔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饗則醉飽擊火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旣是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願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子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顙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竒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極類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亞掇如萬手。縑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
之一日試挈其篇與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
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
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
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
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
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叅之斗蓬一用寄衝王言始終
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鬼三雙而鷄十雙
蒼筤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
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
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叩鼻如义剝然所對者拳桎綫樞諸械所
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
縕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
舊足無履斯地者而對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
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
釀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
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
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
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
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
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
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
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
雲藏公別號也

以某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
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
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